

歷代君臣要略

一

15

9  
3314  
1

9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110



3314  
1

不啻五味均平

水去五味均平

歷代君臣要略序

不啻五味均平

三代之教皆所以明人倫而以父子為首其序固也而自經世者論之夫君臣相與之際則群生之表萬化之原苟不能先自勅其一典何以勅天下之諸典哉故中庸五達道先言之傳曰君臣同心化乃

30.10.19



成也良有以矣粵稽古大凡創業  
之為君為臣者必履艱處困更歷  
變故之久是以日夕兢惕無敢寧  
居上則不責厥違予而樂厥規予  
下則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希旨  
順意為羞更協德戮力誠一無間  
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兩盡其道

而有共成重熙累洽之治也若夫  
守成之君臣則不然謂當時安寧  
靡復他虞於是驕奢之情阿諛之  
風日新月盛讒邪者必受其福忠  
直者莫保其身紀綱為之不振政  
事為之不舉浸淫支蔓不知危亡  
之至此已往之明驗而後來之所



當鑑者也然垂統而不克永世者  
有焉繼體而多厯年所者有焉特  
繫于存憂勤狃宴安之如何而其  
所以然又豈非好學與否之故耶  
乃知欲為國家者不可以不講學  
欲講學者不可以不先君臣也誠  
宜本之以經考之以史蓋經者心

也體也史者迹也用也心迹不相  
判體用無二源而為學之方云備  
矣予少壯治經及老猶未能得  
之况於史渺無津涯每病難涉暇  
日繕諸史節取其君臣之道要且  
明者輯成一編分為八卷大綱因  
通鑑旁搜他書上自成周之盛下



至胡元之衰悠悠數子年來允明  
主良臣或任賢納諫或儉身恤民  
或治軍旅崇儒學與夫立朝讜言  
為郡循良仗節死義之類炳然大  
略可見矣於是其盤錯處乃加舊  
史之註以剖之機括處乃引前脩  
之說以發之名曰歷代君臣要略

焉顧庸劣之質固陋之學加以載  
籍不備固不能無遺漏矣雖然竊  
自謂為人<sub>レ</sub>之君為人<sub>レ</sub>之臣者儻有  
采而善讀焉則於經濟之道庶乎  
有小補矣

貞享三年丙寅三月穀旦

黑巖壽翁序





貞宗三年因實三月  
自序  
佐木文山寫

自序  
佐木文山寫

歷代君臣要略序

古無經史之分書者紀帝王之事春秋者編列國之年詩禮六書志之所載也皆可謂之史矣班固述作以來經史之名各有分也歷朝之事布在方策迥眺結繩之世不有



紀事、可キ微シ所謂ル質ト務ト文ニ則  
 野ナ者ナリ也、及テ後ニ代ニ編シ修シ之ヲ官ニ記  
 注ス之ヲ職ニ全ク具ス矣、所謂ル文ニ勝ト質ニ  
 名ナ史ナリ者ナリ也、若キハ聖賢之ヲ言フ不ス然ラ  
 簡シ而シテ明カ又シテ而シテ約ツ、所謂ル文ニ質ト彬ト  
 彬ト者ナリ也、今ノ人ノ說フ性理者、以テ傳ス  
 物ヲ為シ駁ク雜ト拘ト、一ト二ト、之ヲ經ス

傳ニ而シテ失ス之ヲ野ニ業ト詞章者、以テ守テ  
 約ク為シ孤ク陋ト、皇ト之ヲ手ト百ト家ト之ヲ典ト  
 籍ニ而シテ失ス之ヲ史ニ聖ニ門ニ之ヲ教ニ豈ニ  
 久ク然ラ乎、大ニ學ニ謂ヒ格ニ知ニ正ニ修ニ中ニ  
 庸ニ謂フ學ニ問ニ篤ニ行ニ不ニ若ク斯ト、豈ニ  
 能ク得テ其ノ全ク乎、黑ク巖ニ慈ニ菴ニ宿ニ學ニ  
 之ヲ人ト也、自リ少ク治メ經ヲ讀ム史ヲ老テ而



不倦研精覃思着眼注意史  
傳之間舉明主良臣之言行  
選名儒史官之論說間亦加  
之注解發其理義作歷代君  
臣要略八卷而自謂凡天下  
之達道以君臣為最群生之  
表萬化之原所以勅天下之

諸典也然四書六經不可第  
畧唯採史家以檢其事蹟  
矣言也君臣之道無他各盡  
其道耳能盡其道則經世之  
業大成矣常誦經典以之為  
本博覽歷史察其所約於斯  
書則化下之仁奉上之誠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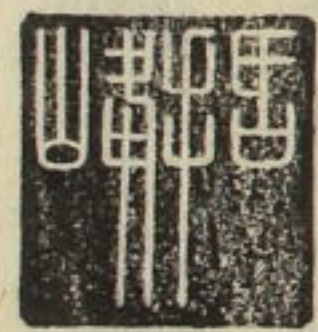


在<sub>リ</sub>其<sub>レ</sub>間<sub>ニ</sub>不<sub>レ</sub>可<sub>ラ</sub>急<sub>ス</sub>諸<sub>一</sub>日慈菴  
等<sub>ニ</sub>其<sub>レ</sub>金<sub>一</sub>本<sub>ヲ</sub>而<sub>レ</sub>示<sub>レ</sub>余<sub>ニ</sub>請<sub>フ</sub>作<sub>ラ</sub>之<sub>レ</sub>序  
於<sub>テ</sub>是<sub>ニ</sub>披<sub>ニ</sub>閱<sub>ス</sub>其<sub>レ</sub>顛<sub>一</sub>末<sub>ヲ</sub>則<sub>レ</sub>序<sub>レ</sub>例<sub>レ</sub>皆<sub>ナ</sub>  
詳<sub>ナ</sub>非<sub>レ</sub>可<sub>キ</sub>以<sub>テ</sub>鄙<sub>ニ</sub>詞<sub>ヲ</sub>混<sub>ニ</sub>淆<sub>ス</sub>之<sub>レ</sub>故<sub>ニ</sub>固<sub>ク</sub>  
辭<sub>ス</sub>之<sub>レ</sub>然<sub>モ</sub>再<sub>レ</sub>三<sub>ス</sub>不<sub>レ</sub>措<sub>カ</sub>余<sub>ニ</sub>以<sub>テ</sub>為<sub>ラ</sub>君  
臣<sub>ノ</sub>義<sub>ニ</sub>大<sub>ニ</sub>矣<sub>ナ</sub>斯<sub>レ</sub>書<sub>ノ</sub>之<sub>レ</sub>旨<sub>ニ</sub>明<sub>カ</sub>矣<sub>ナ</sub>  
余<sub>レ</sub>何<sub>レ</sub>徒<sub>ニ</sub>容<sub>ニ</sub>吻<sub>ハ</sub>乎<sub>ナ</sub>且<sub>ツ</sub>其<sub>レ</sub>所<sub>レ</sub>請<sub>フ</sub>也<sub>ナ</sub>

不<sub>レ</sub>可<sub>ラ</sub>峻<sub>ニ</sub>拒<sub>ス</sub>因<sub>テ</sub>漫<sub>ニ</sub>書<sub>ノ</sub>以<sub>テ</sub>答<sub>ス</sub>之<sub>レ</sub>而<sub>レ</sub>  
已<sub>ニ</sub>

貞享三年丙寅秋七月中浣

霍山野節叙





自漢三年... 卷四

歷代君臣要畧凡例

一此編專斷自周而不及夏商者世遠事畧也不錄... 一此編不及四書六經者本因史家以檢君臣之事... 一周室人才之多已見於四書六經則此編所載僅採史家所收而已自此以降人物之盛莫如漢唐



宋故其紀也。視諸異代最爲多。所謂取法於上之意也。

一自漢以前紀載已寡且並舉列國故止以世代序之。不以年月錄之。漢以後類爲編年。但南北朝際南則與南相先後。北則與北相次序。如宋與金元亦然。又如某人與某人同時。乃先紀一人本末而復及一人首尾者。間有之。凡如此之類亦與前例不同。庶無涉于紛殺而有便于披閱也。

一自古論君臣之道之書多分門類。如或君德政體或規諫忠義之類。此編則大率因通鑑體。然錯綜而看之。所謂門類云者亦在其中矣。

一此編雖彙分君臣之言行。而君類中有臣之言行多者。臣類中有君之言行雜者。大抵取其所有者耳。不必以言行多寡別識之。讀者融會之可也。

一他書於君臣之義。自傍人論之者不爲不多。此編直就其遭遇之言行取之。又各爲一例。

一先儒明君臣之義之書。專以臣爲主。蓋君雖不君而臣不可以不臣之義也。此編乃欲各盡其當然。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之意。殆並行而不相悖。



一凡註文或因正史或從通史欲務簡易而不必著其姓氏若無註文者竊附己意以補之

一凡逐段議論或因舊史之評斷或採諸家之文集語錄惟欲明義之當否而不拘文之雅俗

一凡本文末細書稱按僅有評語者皆臆論也較之於先賢之說不翅燭火於日月安並其明因爲之區別云

歷代君臣要畧引用書目

- |     |     |      |
|-----|-----|------|
| 周禮  | 實錄  | 左傳   |
| 國語  | 言下疑 | 吳越春秋 |
| 戰國策 | 言奏疑 | 史記   |
| 前漢書 | 良   | 後漢書  |
| 三國志 | 良   | 晉書   |
| 宋書  | 良   | 梁書   |
| 隋書  | 良   | 南史   |
| 北史  | 良   | 唐書   |
| 宋史  | 良   | 金史   |



遼史

元史

皇明通紀

資治通鑑

唐鑑

通鑑綱目

通鑑前編

宋元通鑑

宋元綱目

歷史綱鑑

讀史管見

世史正綱

歷代名臣奏議

宋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

伊洛淵源錄

朱子實紀

百將傳

管子

荀子

家語

韓詩外傳

新序

說苑

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補

性理大全

二程全書

楊龜山集

羅豫章集

朱子文集

朱子語類

張南軒集

蔡氏全書

真西山集

黃氏日抄

魯齋全書

吳草廬集

遜志齋集

薛文清集



讀書錄

蔡虛齋集

文章正宗

事文類聚

唐詩緒箋

韻府

蔡南坡集

蔡內全書

宋七文集

宋七詩集

蘇蘇山集

蘇蘇山集

蘇蘇山集

蘇蘇山集

蘇蘇山集

蘇蘇山集

蘇蘇山集

蘇蘇山集

蘇蘇山集

蘇蘇山集

歷代君臣要畧卷之一

君類第一

周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王季之法篤仁敬  
 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  
 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太顛閔  
 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之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殷臣事紂  
 紂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  
 文王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麇音離非熊非羆音皮  
 熊似熊而長頭高脚非虎非貔音毗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於  
 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



古史要略



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  
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  
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之國富倉府是謂上  
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宿留也是日也發  
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振恤也

○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  
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  
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  
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

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於是歸之者三十  
國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  
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  
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  
毋伐樹木毋動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有不如令者死無赦  
崇人聞之因請降

○武王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  
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  
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



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武王踐阼三日。

阼者君之階。故召士大夫而問。

馬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

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機鑑盥盤楹杖帶屨觴豆戶牖，劔弓矛各為銘焉。



○真西山曰。太公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二者。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惕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

○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吳臨川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

用人必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嗚呼。當時周公所見。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

○又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言爲政簡易者。民必附近之。近謂親近也。

○成主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擗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



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  
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  
白上通巧倭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  
命而辭

○宣王即位召公周公輔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  
風任申伯仲山甫張仲更失理喻德教舉遺士海內  
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以秦仲為大夫討西戎命尹  
吉甫北伐獯豸命方叔南征荊蠻命召虎征淮夷王  
自將伐徐夷

○范華陽曰昔周宣主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

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在  
職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  
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儉邪之人  
自中制之則雖吉甫亦何以成其功故宣主能復  
文武之業而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  
下至于師長士卿者執政之官師長官苟在朝者無  
謂我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  
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謂聞人之言必誦念  
記在輿有旅賁之規位記寧有官師之典記

也輿車也旅賁也



人君倚几有誦訓之諫。倚几。間居之時。誦居寢有警之。位。訓。主誦書之官。御之箴。居寢。燕居之時。警御。謂近習也。臨事有瞽史之道。瞽史。知天道者。宴居有師工之誦。師工。樂官。史不失書。史。掌書者。瞽不失誦。瞽。謂瞽瞍也。及以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瞽瞍。以訓御之也。御。進也。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已。懿戒。即今之抑詩也。

○真西山曰。衛武公之所以約勅其身者。可謂至矣。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在輿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惟能如此。故生有令名。歿有美謚。後之人主尚其

法諸

○齊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篋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齊被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明。高篋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管子有輕重之法。七篇以贖輕重錢也。又有捕魚煮鹽法。



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

○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九九算術桓公曰  
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  
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  
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  
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  
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  
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  
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

○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有司請吏於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易其為不易也



○劉子政曰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  
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  
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  
○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  
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  
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  
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  
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  
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  
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劉元城曰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  
爲是衆之所惡覆以爲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  
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  
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國君反以此  
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爲善惡之爲  
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  
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  
循積累其害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  
以爲戒乎

○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於榮澤而



敗死焉。文公立於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  
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  
務財，訓農，通商，惠工。加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授方，任  
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黃慈溪曰：衛君多亂，文公處國家覆亡之後，獨  
能輕賦平罪，身勞與百姓同苦，卒以治稱一國以  
一人興信矣。

○晉獻公滅虞，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  
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  
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

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  
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  
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  
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相  
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  
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  
聞之，款關請見百里奚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  
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  
行施於後世，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  
者不相杵。



○晉文公得南之威美婦人語助也。三日不聽朝遂推南

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按後世以色亡其國

者如陳後主唐明皇之類是也於前世則殷紂失國

周幽竄身亦皆無非淫於色以及亂者矣吁尤物移

入如彼而文公遠之如此蓋幾於大禹疏儀狄成

湯不邇聲色之意宜其有大國而遂霸諸侯也

○文公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謀

也或曰細作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者國

又曰游偵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

退一舍而原降

○文公將與楚戰謀於舅犯曰彼衆我寡柰何對曰

戰陳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而已雍季曰以詐遇民

偷取一時後必難復文公曰善乃以舅犯之謀與楚

人戰及勝而行爵則先雍季而後舅犯曰舅犯言一

時之權雍季言萬世之利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

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經

○丘瓊山曰晉文公為五伯之盛伯者雖曰尚功

利然文公之施賞不徒賞其功利之人而必先賞

其道義之士蓋去古未遠聖人之澤猶存至秦以

後則不復有此論矣

○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焉虢之為虢久矣子

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



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文公以  
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  
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  
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  
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周襄王時。晉執衛成公。歸之於周。事見魯僖公二十八年。晉

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上作政而下行  
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  
乎。言晉侯不行德政而聽元咺之愬欲殺衛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  
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

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庸。用。刑。法。布。刑。而

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

無後。無以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按襄復合諸侯。為人之固。雖不足取。而君臣無獄之一語實萬世不易之名言也。烏可以廢言哉。

○楚莊王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夏徵舒謂陳人無動。

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

栗門。因縣陳。縣。陳以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

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

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

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



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  
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  
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  
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  
人意淺謂譬  
如取人物於其懷而乃復封陳孔子讀史至楚復陳  
還之為愈於不還  
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  
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晉人弒厲公迎悼公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  
曰孤始願不及此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

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盟而入逐不  
臣者七人始命百官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逮鰥寡  
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匿薄賦歛宥  
罪戾節器用節省也時用民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  
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職無相踰易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  
不福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民  
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偏民  
無謗言國以復霸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次行陳  
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曰必殺魏絳羊舌赤曰絳無貳  
志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請居死公跣而出曰寡人  
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



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使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楚子囊伐鄭鄭將從楚子展曰晉君方明四軍無缺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秦景公乞師于楚將伐晉子囊曰晉君類能而使之能隨所舉不失選得所官不易方宜也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不雜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晉侯謀所以息民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三興師

○黃慈溪曰悼公十四歲得國一旦轉危為安功

業赫然漢昭帝流亞也。太史公例言悼公以後日衰語而不詳悼公稱屈九原矣

○晉平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

○丘瓊山曰嗚呼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于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為人上者誠能廣陳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



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于持祿小臣不至于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

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

○吳伐陳楚昭王救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所謂受王命祀其國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中山川為望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熒惑火星也心東方宿也宋之分野也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



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果，從三度。

○真西山曰：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景公三言之善，而法星為從三度，天相應其捷如此，可不畏哉！

○齊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今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主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

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晉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鄂與諤同，直言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

○越王勾踐與吳王夫差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



曰。君王亡臣。句踐使臣種敢告于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大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大宰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卒赦越。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

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與范蠡等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昨命為伯。句踐已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按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王非。一旦以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  
○魏文侯時。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

五十五 文侯 卷一



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已也講和皆朝魏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身往告

而罷也

○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

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案兵而輟不攻

○公季成謂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



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文侯時，租賦增倍于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

○丘瓊山曰：魏文侯一國之諸侯，疆域有限，而用度孔多，尚知課多之害于民，而設為皮毛之喻，況萬乘之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疆於天下。

○丘瓊山曰：齊威王之於阿大夫也，非惟烹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嘗譽者，其於即墨大夫也，非惟封



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嘗毀者若威王者可謂能操  
賞罰之權而不為左右所惑者矣後世人主不知  
出此往往溺於左右之偏私輕信其言不復致察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者  
多矣幸而覺悟又或置而不復詰問世之小人所  
以往往得志而賢人君子恒有擯棄沈鬱之患者  
此也其視威王不亦可愧也哉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糝穀不毋敢以粟成者  
於是倉無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吏以  
請曰糝食鴈為無費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而易一

石糝以糝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  
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  
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  
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  
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  
非吾粟乎鳥固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  
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  
為一體也此之謂富邦按鄒穆之為國也以孟子考  
民一體之意者安能出斯言豈感悟孟子行仁政  
之言而然耶後世願治之君所宜推而行之者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樂毅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



墨未服樂毅圍之期年不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以鎮新民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爲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讐其有成功者尚欲與之同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能有齊與燕並爲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遺國相奉而致之樂君立樂毅爲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

○漢元年十一月沛公入咸陽還軍灞上悉召父老



豪傑謂曰父老若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三章三條也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隣伍皆坐之今但當其身坐也父子弟罪不相及案堵謂將士皆安然如牆堵之不遷動也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灞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

○陳潛室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

章是時沛公猶未至關中也而輒與民私約如此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遂以為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溥哉

○尹遂昌曰沛公還軍灞上除秦苛法則仁義之舉也雖未足以追配湯武然亦庶幾不嗜殺人之意者夫秦以苛酷結怨于民沛公入秦首除其虐如救焚拯溺深得弔民之理其寬大愛人雍容氣象於茲可見漢業之興非偶然者誰謂其起於叛亡亭長而能若是乎



○韓信者淮陰人也。始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典客，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

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漢國之士，僅有信一人，他無與比也。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無事，無用也。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



喜人人皆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疆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項王嗜噉叱咤千人皆廢噉於鳩反噉鳥路反懷怒氣也叱昌栗反咤卓嫁反發怒聲也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嘔嘔猶姁姁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刳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

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持劫於威疆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言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且三秦王為秦將欣董翳三人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



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檄謂檄書也傳檄而定言不足用兵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部分而署置之

○丘瓊山曰古者豪傑之士上之人必待之以殊禮然後肯盡忠竭力以為我用苟待之以常調則彼亦以常人自居雖有奇才異能曷以自見哉

○董用均曰韓信以一亡校徒因何立談不更召見而即超拜大將且殊禮蓋其用人如此三代以後千載帝王之冠也

○楚項羽已弑義帝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哀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



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胡致堂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名其師者曰誅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雖曰項羽為政不平顧亦伸己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大臨然後項羽弑君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陳此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背無所倚右斷其臂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許魯齋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弑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於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為帝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高祖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剃去髮以鐵束頸自賣於朱家魯人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



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旨。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短兵。刀劍也。言以相接。擊也。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見哉。也。兩賢。謂季布與丁公也。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氏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司馬公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網羅豪傑。招亡納

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懷貳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丘瓊山曰。高帝之斬丁公。赦季布。封雍齒。是皆有公天下之意。百世帝王所當法者也。



○帝即位五年置酒雒陽南宮帝曰列侯諸將毋敢  
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  
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  
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  
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  
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  
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  
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  
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  
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

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  
擒也羣臣悅服

○六年始剖符封功臣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鄼侯蕭何食  
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  
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  
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  
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  
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  
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封陳平為戶牖侯平曰  
此非臣之功也帝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



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帝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帝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

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帝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帝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封千秋爲安平侯。

○丘瓊山曰。以高祖初得天下。論功行賞。以定功臣位次。而以蕭何爲首。羣臣不服。故帝以獵爲譬。斯言也。非但可以定創業之功臣。凡後世有出師取勝而還。其功次亦當以是爲法。

○七年春。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勿事。不役使也。

○劉友益曰。令民產子。復勿事。章帝詔。賜民胎養穀。皆仁政也。



○十一年詔郡國求遺賢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曾南豐曰高帝平時侮慢學士大夫至取儒冠溺之所與其成功者多販繒屠狗之徒及天下既

平乃屈意求賢如恐不及蓋知創業與守成異也其後高祖欲易太子張良爲召至四皓從太子遊高祖見遂不復易然則賢人有補于國家如此有天下者顧可忽哉

○劉友益曰求遺賢急賢也自是而舉賢良舉直言皆自帝起之矣

○文帝元年冬十月卽位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朕甚不取法論議法也同產同所生也坐謂案約法三章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然其大辟尚有三族之令其除收孥諸相坐律







方復母來獻

○真西山曰馬以千里名世之所不常有也使人主小有馳騫之志未有不樂受其獻者穆主荒于八駿幾至失國惟文帝之心湛然淵靜雖世所不常有之物皆不足以動之此所以能卻其獻也厥後武帝以一馬之故至于興師動衆疲弊中國以求之蓋文帝幾於無欲而武帝則多欲也此得失之所以異與

○二年冬十一月晦日食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

星也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詔謂此及知

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句音蓋及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匡正也不逮者因各敕

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

足財與纓同太僕掌輿馬言太僕見餘皆以給傳置

置者置傳置之所

○丘瓊山曰此後世人主因災異求言之始自文

帝因日食下此詔後凡遇日食與夫地震山崩水

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遂為故事

○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禁輒受其言言不



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丘瓊山曰三代以下稱帝王之賢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納諫尤其盛德焉後世人主於封章之入固有未嘗一經目者況敢犯其行輦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輒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況本不善而稱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為百世帝王之直師矣

○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張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

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

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喋喋多言也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古者用簡牒故吏爭以言也

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

至於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

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如影

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車召使參乘徐行問

秦之敝拜公車令

○丘瓊山曰古人論郭之所以亡以其善善而不能  
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文帝一聞釋之之言即不用



嗇夫。不徒善釋之之言。而又引之以同車。用爲公車。令可謂惡惡而能去善善而能用矣。且釋之欲言。嗇夫之辯給。先引周張之謹訥。其易所謂納約自牖者。夫於是非。但見文帝聽言之易。用人之謹。而又且見漢世去古未遠。而其君臣相與之無間也。後世人君於其臣有事未嘗問。問或不敢答。況敢於未言之先。而設問以啓之乎。

○十二年春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

種殖。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真西山曰。三代而後。知農民之苦。未有漢文若者。詔令之下。勤勤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令爲空文矣。惟其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之力。此其所以爲誠於憫農也。又曰。文帝即位。十三年間。減租稅半者再。除租稅者一。後世人主未有能及之者。豈非躬行節儉之效歟。

○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



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言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遺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三百石以上。率百石三匹。自三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負。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負。廣教化也。今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陳明卿曰。惠帝四年置孝悌力田。復其身。呂后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至文帝復有常負。蓋識王道規模矣。

○後元年春三月詔御史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末謂亦多也。之業蕃也。爲酒醪以靡穀者多。醪。汁滓酒也。靡。散也。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陳明卿曰。帝在位幾年矣。佐民未嘗不至。至是復議佐之之策。嗚呼。帝愛民之心。蓋愈久而愈不改者。



○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  
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  
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  
何以臺為身衣弋綈也蓋今之純也縹也蓋今之純也所幸慎夫人  
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朴為天下先

○真西山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曰百金中人十  
家之產念細民為生之艱也曰吾奉先帝宮室常  
恐羞之念祖宗創業之艱也人主常存此心雖勸  
卑之奢侈亦不為矣凡繼世之君多恣耳目之娛者  
○正以不知錙銖財莫非生民膏血而已之所處皆

先世積累之餘功故也文帝斯言可以為後世法  
矣

○景帝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  
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不能決移廷尉讞而  
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讞平議也  
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過失

○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縷傷農事者也錦繡  
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工害則寒之  
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  
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官太



今掌御膳飲食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桑有蓄積以備災害  
 疆毋攘弱眾毋暴寡攘取也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  
 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  
 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以貨賂為市弄法受財  
若市賈之交易漁奪謂  
培克其民若漁獵然牟食苗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  
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牟賊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  
 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丘瓊山曰成周之後最重農者莫如漢文景二  
 帝尤惓惓焉非徒有是虛文也而減租之詔歲下  
 雖以武帝之窮奢好武下至舟車皆有筭而於田

租則未嘗有加焉茲則所謂誠於憫農之實惠也  
 自是而後君非不耕籍田后不親蠶非不下憫農  
 之詔非不勅守令以勸相然皆尚虛文而已非實  
 惠也是故農不必勸也能無擾之足矣善乎柳宗  
 元之言曰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  
 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登  
 燥而緒蚕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  
 之擊木而召之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  
 又何以蕃其生而安其性耶  
 ○後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



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發民用其民取庸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班孟堅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丘瓊山曰。農天下之本也。之一言者。文帝之詔。

凡三見焉。而景帝武帝亦皆以是言冠於詔之先。漢人去古未遠。猶知所重也。後世往往重珠玉而輕穀粟。是不知所重也。景帝此詔。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其知所重矣乎。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主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主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又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



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武帝建元元年夏四月詔曰。古之立教。卿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卿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六十曰耆。七十曰艾。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

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陳明卿曰。漢世以敬老為法。始于文帝。成于武帝。又盛于宣帝。傳曰。文主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此猶有三代之遺風。

○元朔元年冬十月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



不奉詔當以不敬論謂其不勤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丘瓊山曰帝之為此詔蓋恐人才壅于下而公卿蔽之于上也後世顧畧于不舉之罪而特嚴于繆舉之罰此亦可以觀世矣

○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公孫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即中書官殿禮之官主故事者以下有文學掌故禮儀者為之故曰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

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吏謂百右已上及比百右以下也右職謂中二千石二千石之卒史帝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元狩元年夏四月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憊怛日者淮南衡山脩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由哀夫老眊孤寡鰥寡眊古老字或匱於衣食甚憐憫焉其



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致送也曰皇帝使謁者賜

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由帛人三匹

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

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以聞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

鄉即賜無贅聚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

○丘瓊山曰漢去古未遠所以惠賜元元者猶存

古意往往留意于孝弟力由存恤其鰥寡孤獨失

職者得以叙復寃枉者得以伸訴至其末章所謂

縣鄉即賜無贅聚尤切中後世有司之弊當是之

時詔令之頒無有虛文恩典之施皆有實惠使者

銜命所至有如早暎而得時雨也

○昭帝時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丁姓外人其姓名長公主

主私人嘗為上官安因言其女形容端正於長公主遂立為后霍光不許長公主以

是怨光而桀安亦慙自先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

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

權燕主且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怨望桑弘羊欲為子

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皆與且通謀詐令人為且上

書言光出都肄即羽林道上稱蹕都試也肆習也總閱試習武備也

侍御親軍官也羽林亦宿衛之官言光之出本擅調

益莫府校尉調選也莫與幕通幕府大將軍府也專權自恣疑有非常

益莫府校尉調選也莫與幕通幕府大將軍府也專權自恣疑有非常



候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議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不須窮竟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

復言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龍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踈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宣帝興于閭閻。言從里巷而知民事之艱難。霍光



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  
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  
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  
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  
相刺史州牧也刺之為言猶參覘也輒親見問觀其所  
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  
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  
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謂郡主諸侯王相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  
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

理效輒以重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  
缺則選諸所表所表謂增秩也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  
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地節三年春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苦之民朕所  
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  
帛

○是歲冬十月詔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  
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  
諱有司雖有司在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  
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



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郡國宮觀，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高帝初為算賦，民年錢一人一算。女子年十五至三十不嫁者，五算。百二十為一算。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且勿算事者，不令出算賦，不給徭役也。

十一月詔曰：朕已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法，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陳明卿曰：孝文舉孝弟，孝武舉孝弟，至宣帝亦舉孝弟，而帝號皆加孝之一字。史言漢風俗醇厚，其機果在上不在下也。

○十二月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鬱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



上下相毆以刻為名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蓋奏當之成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

存者也上深愍焉廼下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致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于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為廷平季秋後請讞議獄也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宣室殿名在前殿之側齋則居之獄刑號為平矣

○真西山曰溫舒之論雖專為獄吏發其實則譏當時之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貴之也次言上下相毆以刻為明則下之為此



者上實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于人死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實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于如此。上之所好其可不謹邪。種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刻木爲吏期于不對此十餘言者其于昏吏慘刻之情獄犴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畫地爲獄猶不可入況真獄乎。刻木爲吏猶不可對况真吏乎。溫舒之言至深悲痛于是宣帝爲之感悟置官以平之躬親以決之亦可謂善聽忠言者然其爲治終以霸王之道雜故刑餘

登春臺之上也。當時異握重兵且居形勝之地光武未聞毫釐嫌疑之心及人上書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主帝坦然自如乃以章示異真天地覆載之心春育海涵之量也。即保全功臣其仁恩信義之道視西漢之初高出雲霄之上矣。○丘瓊山曰人君之於臣最不可用智數而於武將尤不可。蓋君臣上下當以誠心相感苟有一毫疑貳之心而懷機蓄智以相待則君臣有不終者矣。光武於馮異可以爲萬世人君推誠待下之法。○五年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



入見伏而不謁。凡朝謁者必拜稽首以姓名自言。自陳願守所志博  
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  
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  
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  
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  
雲臺之下。雲臺周家之所造圖書考試圖國之道不  
術籍珍玩寶怪皆藏焉。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  
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  
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  
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

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關內

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

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關

內之邑食其租稅霸舊已二千石矣今增為中二千石以寵異之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也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

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由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丘瓊山曰人君欲其政教之行於天下非得循良之臣承流而宣化於下其勢不能以徧及也漢宣帝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然後為條



教班行民間民知太守之條教皆承天子之意故  
易於信從及其教化既行天子聞之又曰詔以稱  
揚之首曰宣布詔令百姓嚮化而歷數其政績之  
美且賜爵及金并推及其郡民之賢者嗚呼漢去  
三代未遠其君之求治臣之爲治皆有古遺意後  
世則惟以簿書財賦爲急未聞有及教化者矣萬  
有一焉不罹於文法幸矣況望增秩賜金徵入朝  
以爲顯官哉後世有志於教化之君其尚以宣帝  
爲法有志於教化之吏其尚以黃霸爲法

○又詔曰大司農朱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

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  
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丘瓊山曰宣帝之於良吏不獨生而褒升之及  
其沒也猶賜金以奉其祭祀焉則夫當世之爲守  
宰者安得不思所以感發而思奮哉夫人臣之爲  
善恒苦於上下之隔絕而無由以上聞也上之人  
旣聞之播於詔書致其褒嘉一則曰賢人君子一  
則曰淑人君子爲人臣而得於上之稱讚如此生  
有餘榮死爲不朽自非下愚不移者孰肯甘小人  
之歸哉



○五鳳四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時穀石五錢所謂穀賤傷農者也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

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大原郡穀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又白今邊郡

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常平倉始于此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司馬公曰常平倉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惺耿壽昌能為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

賴其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  
○丁南湖曰積穀救民之制莫善於常平而壽昌

始言之宣帝始行之君臣可謂兩得矣

○元帝初元元年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

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臨遣自臨而約敕乃遣之存問耆老

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

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乎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又曰關

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



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由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飢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詔曰：聞者陰陽不調，黎民飢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帝自謙言不足其令諸官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

○成帝河平四年春三月，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

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量其等差其為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槨，積葬埋。槨積謂小棺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冗散也。散廩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舉惇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陽朔四年春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劭勸也薄其租稅，寵其強力。謂優寵也今與孝弟同科。謂每同薦舉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矯正也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



勸勉之意

○鴻嘉二年春三月詔曰古之選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妻困於飢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廼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味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

○淮陽主更始元年冬十月大司馬劉秀光武至河

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漢初未有紙以竹簡及縑素書故言竹帛秀笑因留宿間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赤眉青犢皆賊號更始既是常才淮陽主劉玄初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



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鄧禹為中興元功實本諸此秀大悅。因令禹宿止於中。與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秀以其將寇恂吳漢等為將軍。進拔邯鄲。斬王郎。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也關通

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反側子謂吏民與王郎交

通謀叛反側不安之人也

○胡致堂曰。天下大物也。非量淺器不宏者所能舉也。光武討王郎時。勝負誠未可必。諸侯既或與之。關通則不願。蕭王之捷者。良不少矣。非光武明識大度。置而不問。文書經目。知其姓名。言語縱不形之辭色。左右前後。孰不懷疑。人心一搖。雖河北亦且不保。況帝業乎。此觀於乃祖季布雍齒之事。能自得師。不待人贊勸而喻者也。

○蕭王擊銅馬於鄒。更始立秀為蕭王。銅馬亦賊號銅馬食盡。夜遁。



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  
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高湖重連亦皆賊號蕭王復與大戰於  
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  
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  
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  
中安得不投死乎投死猶言致死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  
諸將衆遂數十萬

○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  
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  
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

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  
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  
貴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鄧禹曰  
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  
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  
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將軍統  
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  
王高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糒糧治器械  
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



○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囑託也將私請也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徃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凡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

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茂爲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涕泣從之至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茂時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公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堯舉臯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



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實諸群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下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真西山曰。西都之亡。以士節不勵。故爾。光武此舉。所以洗二百年靡敝之俗。與禮嚴光周黨之意。同。或者乃謂其褒表循吏。夫茂於出處去就之節。燁然光明如此。豈徒一循吏而已。是不惟不知帝。亦不知茂矣。

○建武二年。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鄧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元元塗炭。無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保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降。

○丘瓊山曰。光武所謂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斯言也。天地父母之心也。夫人君興師旅以征伐。所以除盜而安民也。然盜豈自外



至哉。即民之爲也。平定安集則民去盜而復爲民矣。爲將者必掠而屠之。以張威立功。盜則除矣。而民亦從而損焉。光武之爲此言。真知帝王用兵之旨也哉。

○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書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趙雪航曰。關中遭赤眉之亂。民弗聊生。馮異一朝破賊。撫綏黎庶。三輔士民不啻去塗炭之中。而

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爲世所譏。而史臣書之曰。獄刑號爲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人主所好。可不謹諸。

○四年春二月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丘瓊山曰。地節之詔。即推廣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之意。高帝七年。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豈非古人保胎息之遺意歟。漢世去古未遠。愛養



元元之心猶有三代餘風已死也而憫其喪未生也而保其胎人君以此為政則其國祚之長豈不宜哉

○黃霸為潁川太守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凡治道去其泰甚者爾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神爵四年夏四月詔曰潁川太守黃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親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

色訪之

以其形貌求之

得于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

按光武之徵周黨等順帝

之聘樊英皆因昭帝遇韓福故事漢世待德行之士可謂有禮矣

○司馬公曰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當優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耻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于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



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  
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六年夏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百  
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  
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  
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胡致堂曰王莽建諸侯千有八百人附城之數  
亦如之俸祿不給取足於民立召土崩之禍光武  
初起若拘滯俗見必曰當不吝爵祿收新附之心  
不當省約員位失士夫之望也即位既六年矣天

下向平是又常人欲增脩文物粉飾治具之時乃  
獨見遠覽併縣國損吏員其後文書調役亦從減  
省天下晏然不知勞擾猶畜魚而裕其水牧羊而  
豐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赫然中興  
不亦宜乎又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即詔甲  
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  
效之速如此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能不爲之  
說也歟

○冬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  
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



三十稅景帝二十一年令民田租三十而如舊制今依景帝故曰舊制

○十三年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太官

御膳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如舊制口實膳時異

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

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乘輿法駕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上雅不喜聽

音樂手不持珠玉

○尹遂昌曰自古人君莫不勤苦於多事之時而

晏安於無事之日于時隴蜀既平四海寧一以積

年間關跋履之勞至是亦可自安少享玉食之奉

乃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則帝之兢兢畏謹略無

自滿之意為如何哉

○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南郅憚拒關不開

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憚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

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

于遊由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

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憚布百匹貶東中門候

為參封尉

○十九年帝以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每朝會輒

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

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厭服不以辭張



勝久。儒者莫之及。特加賜賞。

○二十二年秋九月地震裂。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賜郡中居人。歷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一十。為一算。又七歲至十四歲。出口錢。人二十。以供天子。至武帝時。又口加三錢。以補車騎馬。逋稅。謂欠田租也。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二十八年。上大會。群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每



且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急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覽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張南軒曰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閉玉關以謝西域安定南北以為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全其始終此皆思慮縝密要自

儒學中來

○真西山曰光武早為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又如此宜其光復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

○明帝永平二年春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冬十月上臨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知五行更代事者三老五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天下也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都布之美者進賢冠古緇布冠也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禮殿殿禮殿禮殿



先聖先師也。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大學。

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

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酌也。

也。祝鯁在前。祝饘在後。老人食多。鯁饘故置人於禮也。祝之令其不鯁饘也。

畢。引袒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下說謂下語諸而講說也。

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

蓋億萬計。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

○劉友益曰。自光武末年起明堂靈臺辟雍。至是

始盛三雍之儀。復先代之典。帝於此可謂賢矣。

○三年夏六月大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

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

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

昌邪。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若宮室小狹。

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

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勅大匠止作諸宮。

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

○劉友益曰。帝方起北宮。未幾以鍾離意一疏而

立罷。可謂改過不吝矣。

○丘瓊山曰。成湯六事之責。其一宮室營。則是脩

造營建。勞民動衆。怨懟之氣上干天和。此所以不



當天心而來旱熯也。鍾離意諫其君而以天心爲言其知本者歟。明帝一聞其言遂策詔答謝敕止作諸宮減省不急不徒謝意而又因之以謝公卿百僚不徒生前納其言逮其死也又思其言而對衆揚之明帝好諫之誠思賢之切後世所當法者也。

○八年冬十月晦日有食之既詔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胡梅磻曰人主能切已省察然後能有是言

○九年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魯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章帝即位。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趙熹三世在位。為國元老。司寇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熹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其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熹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吊融薨。車駕親臨。其喪。○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

濫。左傳蔡大夫聲子之語 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群僚。弘崇晏晏。晏晏。溫也。而有司未悉奉承。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笞格酷烈之痛。笞。即榜字。格。擊也。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魯大夫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歡。悅則隆。先王之道。蕩滌煩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則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元和元年秋九月。帝召前臨淮太守朱暉。拜尚書



僕射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彊直自遂南陽朱  
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召而用之  
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脩均輸  
之法煮鹽均輸皆始於武帝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  
所出租賦並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  
出之物官自轉輸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不可施  
於京謂之均輸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不可施  
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  
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  
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  
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  
行帝怒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救出之曰

國家樂聞駁議駁者執意不回如色之間雜黃髮無愆詔書過耳

黃髮老稱也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署謂

謂朱暉也也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稱病

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

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

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

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

領

○章帝時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  
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候謂見也坐定府檄適至



以國命用之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  
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郡國舉擢者曰辟  
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均  
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  
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損棄  
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  
義均賜米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皆賜牛酒  
○蔡虛齋曰夫喜一也喜乎勢利則為祿使者也  
喜乎為親則獲升斗以致養於子心獨無校乎然  
義今之喜後之辭何也曰其辭也非矯其喜也非

狗不辭於後無以驗素養之高不喜於今無以見  
孝思之篤庶幾哉季子之賢也奉惡得而測諸鄭  
均自食力以感悟其兄其亦毛義之儔乎

○元和二年春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  
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  
歲著以為令

○劉友益曰漢初令民產子復勿事於是復見帝  
誠長者矣

○又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  
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悃悃至誠也無華謂不事文采也日計不足



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其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戴永嘉曰。夫天下善人君子。安靜不擾。悃愾無華。其政悶悶。若不足以快人意。而愷悌慈祥。寬洪廣大。將欲感動民心。扶植教化。薰蒸和氣。與一世共躋於仁壽之域。舍斯人。其誰與共治哉。善哉。章帝之為君也。其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何其慊切深至若此也。襄城

令劉方無他異能。特以不煩之故。詔書褒美。好惡若此。以此明示百官。雖三代之詔。何以過之。

○丘瓊山曰。章帝此詔。切中古今俗吏之弊。所謂安靜之吏。悃愾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斯人也。豈宣帝詔所謂淑人君子者歟。是人非獨不易得。且不易識也。後世而有斯人。安知其不以罷軟不勝任目之哉。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又曰。治國如烹小鮮。擾之則亂。章帝蓋有見於此矣。

○帝之為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至是東巡。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



弟子之儀使誦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行過  
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  
尚書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憐恤  
之憂有忠和之教周禮六德謂智仁聖義  
忠和詩邶風凡民有喪匍匐之救匍匐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  
救之如律

○尹遂昌曰肅宗之治自初元以來如以園籩與  
民禁治獄慘酷除妖惡禁錮廩贍貧民賜胎養穀  
之類無非善政可紀之實至是又詔廩給嬰兒足

以繼美文景光增前列嗚呼自是而後漢治其衰矣

○丘瓊山曰漢世去古不遠其惠養斯民猶有古  
意觀文帝宣帝章帝茲三詔者皆無上事而特下  
之顛顛然以惠此無告之天民其視魏晉以來因  
他事下詔而附列於條款之中者有間矣

○和帝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  
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嶺南舊  
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置謂驛也候即

晝夜傳送臨武長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  
德下不以貢膳為功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



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  
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  
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  
宗廟宗廟之薦各以其土之所有而致之貴遠物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  
其勅太官勿復受獻

○安帝永初六年春正月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  
節或鬱養彊孰謂為土室蓄火使土氣蒸或穿掘萌  
鬱而養之彊使成熟也茅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自今  
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  
種按安帝此詔即記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  
及孔子不時不食之意也非帝愛物亦且得養生

而除害民此亦  
仁政之一端也

○元初六年春二月詔曰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  
季春賜貧窮賑乏絕婦使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  
生長也婦使謂組  
紉之事也其賜人尤貧困孤弱單獨穀人三  
斛貞婦有節義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甄明也夏  
四月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賜棺  
木除田租口賦

歷代君臣要畧卷之一 畢

上卷之六 卷之一







